

以梨园之事 书人性之理

□刘晓屯

近日，话剧《风雪夜归人》再度回归重庆。这部中国戏剧史上的经典剧目诞生于抗战时期话剧的黄金时代，创作于重庆渝中区归元寺，由中华剧艺社首演于抗建堂。若干年前，笔者便知晓这部创作于80年前的《风雪夜归人》。如今，从读剧本到迈入剧场，终于了却了期盼已久的心愿。

读剧本

大约在6年前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收到朋友赠送的《风雪夜归人》剧本。翻阅几页，便被深深吸引。阅读完全本之后，甚是惊叹。

1942年，年仅24岁的吴祖光先生，在完成被誉为抗战戏剧“鼻祖”的《凤凰城》剧本创作之后，又提笔写出了《风雪夜归人》。读了剧本，便知道了为什么这部作品被北京人艺列为保留剧目演出至今；为什么1943年中华剧艺社在抗建堂首演之后，周恩来总理七次前往剧场观看演出；为什么重庆市话剧院的“中国经典抗战话剧排演工程”选择了这部剧作进行重排。这是一部跨越时代的经典剧作。

以梨园之事，书人性之哲理。这是笔者阅读剧本的感悟。

读这部剧作，如同吴祖光所说：“因为这一部作品，我又结识了一个新朋友。”

笔者在这部剧作中结识的新朋友包括剧作家、剧中人、剧中景……当捧着纸质剧本静心阅读，剧作家、剧中人、剧中景便带着鲜活的气息跨越时空，与读者神的交流。

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在红氍毹上绽放万丈光芒的剧中人物坦然地魏莲生，在经历了“角色”的精彩之后，终于悟到自己现实中的命运如同剧中女主角玉春欲言又止的“人苦不自知”。当他告别了“角色”的舞台，去寻找真实的自己之时，如同他自己所言：“我将来也许会穷死，会冻死，会苦死，可是我会快活一辈子。”

20年后，已逃离“角色”回归自我的魏莲生又回到曾经熟悉的后花园，他要寻找他的影子、他的脚印。在寻找中，魏莲生实现了他人性的返璞归真。

关于角色的描述，吴祖光更是不吝笔墨形象生动。魏莲生——魏三身上就像是带着一阵风一片迷人的光彩；玉春——世界上有几个人具有慧眼，谁能一眼看穿在华丽的外衣里面可能深藏着一个痛苦的灵魂；苏弘基——四十上下的壮年人，一身绫罗绸缎衬出他炙手可热势绝伦……

关于景物的描述，吴祖光以拟人的手法，将读者带入其景并鲜活了感悟——雪后的黄昏，院子里荒凉、冷寂；时有一小团一小团的雪块从枝丫上悄然落下。虽然听不到雪落在地上的声音，却教人觉得宇宙并没有死去，黄昏还在呼吸。

一部优秀的剧作，可以让读者从剧本中呼吸到戏剧的根基——文学的空气。《风雪夜归人》便是令人爱不释手的中呼吸文学空气的经典剧作。

□王忠德

老桥是曾经的记忆，老桥是难舍的情结。常言说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但常常也会是新的来了旧慢慢才走。渝黔铁路白沙沱长江大桥，当属于新的来了旧才慢慢走的这一类。新桥早已建成通车，最近，老桥也开始拆除。

渝黔铁路老白沙沱长江大桥，也叫小南海长江大桥，是通火车近60年的老桥。南岸是江津珞璜镇，北岸是大渡口跳蹬镇。新的渝黔铁路长江大桥紧挨着它，在下游100米，渝黔铁路也于2017年通车。新桥通车了，老桥就退役了。

几年间，新桥老桥并列在长江上。新桥雄姿英发，挺拔伟岸，来来往往车辆繁忙。老桥静卧沉睡，默默无语。

火车不从这老桥上过了，人们就可到桥上观光和过桥了，游客和行人倒也不少。有段时间，这老桥还成了网红打卡点。不少重庆人，特别是与这铁路老大桥有情结的人，还专程到桥上，回顾大桥的光荣与辉煌，留下过往的真情和怀念。

很多次谈及这老桥，潜意识中，我觉得这

老桥情怀

老桥早迟都会被拆除，应该去走走，找找当年从桥上过江的感觉。于是，一天下午，我专程来到珞璜，目的就是看老桥，拍老桥，走老桥。

桥头社区的小吴给我带路。我们首先去了一座居民楼上，观看老桥新桥全景，也看南北来往的动车。然后，我们从珞璜街走上曾经的渝黔铁路，直接就走到了老桥上。

老桥上有不少游人，漫步于桥面钢轨上，来回于桥南桥北，观赏大桥依旧的风采和铮铮骨架，在大桥栏杆旁或轨道上拍照留念。

我兴致勃勃也心怀旧地重新上桥，来到桥中间也是江心之上，感受阳光灿烂，江风吹拂。看远方，看远山，看江心，看江流，看厂房，看小镇，看轮船在老桥上移动，看动车在新桥上奔驰……心潮澎湃，浮想联翩。

老铁路桥于1958年6月动工，1960年12月通车。这是万里长江上的第二座桥，重庆的长江第一桥，它曾经也叫重庆长江大桥。上世纪70年代，重庆渝中区至南岸区的石板坡长江大桥建成通车，取名重庆长江大桥。于是，这座铁路桥就以所在地命名白沙沱长江大桥了。它连接起成渝铁路与渝黔铁路，为云贵川渝的经济社会

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。

如今，这部重归重庆舞台的《风雪夜归人》(2023年版)登上舞台，导演和演员功不可没。

看演员

“重庆经典抗战话剧排演工程”选择排演《风雪夜归人》(2023年版)，是富有挑战性的创排之路。

这部经典剧目的二度创作，因为艺术元素的多元性，加之三个多小时的原创作品压缩为两个多小时的重新作品，所以与同类型的话剧相比较，难度更大。此外，《风雪夜归人》的知名度大、观众的期待值高，舞台上的所有艺术看点，在观众的眼中都各有其审美标准。因此，这是极具挑战性的创排之路。

节目单上刻印着导演综述：“演员平均年龄三十三岁，没有‘大角儿’，于是在我心里做一个青春版……”

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”这句出自杨焕育《梨园精英王秀兰》的名句，念着上口，然而如无各方努力实施，也就仅仅是一句口头禅而已。用经典剧目《风雪夜归人》为青年演员们提供创作演出的空间，是重庆市话剧院为青年演员们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的实践搭建了一道天梯，铺设了坚实的基础。

笔者乘兴观摩了这部《风雪夜归人》(2023年版)两组演员的演出，非常欣慰的是，较之排练，两组演员的艺术创作功力在短短几个月创排中均有了长足的进步。比如扮演魏莲生的刘毅、赵展余，扮演玉春的刘又信、吴桐，扮演苏弘基的胡光子、李成龙，扮演李蓉生的雷泽玮、赵望智，扮演王新贵的刘华、张兆余……两组演员都有着各自的闪光点。

吴祖光曾经说：“这部戏里没有主角与非主角之分……我的原意只是写一群‘不自知’的好人——人都是好的，这是我的信条……”

尽管如吴祖光所叙，但魏莲生仍是舞台上最令观众关注的人物。从舞台呈现效果看，赵展余(魏莲生的扮演者之一)，这位青年演员塑造的魏莲生与吴祖光笔下的魏莲生不仅形似，而且神似。

在角色塑造中，赵展余在导演的阐述与指导下融入了自己对剧情的体会。目之所及，当第三场魏莲生与玉春被迫分离时，随着两人告别的对白层层递进，随着两位演员逐渐推进的激情演绎，笔者相邻的多位观众都在擦拭着眼泪。这便是青年演员将角色融入了自己心灵里，外化于自己的表演中，由此将观众的情感带入剧中所产生的剧场效应。

吴祖光笔下的玉春“具有非凡的美，无论是形体或者精神”，她不安于太太的丰衣足食，“真正的幸福要待她自己去找，她在找。”玉春在寻找幸福的过程中感化了魏莲生，她的感化不是靠“形体的美”，而是靠她非凡的“精神之美”。玉春的扮演者之一刘又信将玉春大气、率真，具有独特思想的特质，和努力寻找幸福、追求精神自由的激情较好地呈现了出来，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

“风吹过，烛影动，犹现故人恍惚。暮回首，青丝扬，飘落寒酥茫茫。台上我低吟浅唱，台下你掩唇思量。雪无声月露凝霜，风雪夜归人难忘……”《风雪夜归人》(2023年版)的首演，在主题曲中成功落下帷幕。

十年磨一戏。身为成长于抗建堂的话剧观众，很希望看到，《风雪夜归人》(2023年版)继续承接经典剧目的艺术水准，精心打磨，为这部经典剧作，为承载这部剧作的抗建堂，为喜欢这部话剧的观众们，再造辉煌。

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，为沿线老百姓出行带来极大方便。

它是一个历史记忆，也是重庆人的一种怀念。白沙沱长江大桥，在风雨中坚守，在激流中挺立，默默奉献60多年。无数希望，无数追求，曾经从这里走向远方。

35年前的1987年至1988年，我曾在珞璜工作，常常从这老桥上步行过江，在小南海车站坐火车回江津开会。那时江津到珞璜还没有通公路客车，来往主要是坐长江里一种叫“揽轿”的小机动船；或者在江津几江街道(当时叫城关镇)通泰门坐渡船过江到珞璜去火车站，再坐成渝铁路上的火车到小南海站，又坐渡船过江到珞璜。

那些年，有时为赶早，我天不亮就得从大桥上走过。特别是冬天的早晨过桥，独自一人，在寒风凛冽中步行。火车过时，风驰电掣，桥身震动，江水滚滚，步履摇晃。至今忆起，仍难以忘怀。

而今，这座老桥完成了它的使命。作为与之有过密切接触的人，我确实深感不舍。

不过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怀旧只能说是一种情怀，留得住的认真保护，留不住的则留下记忆。该舍弃的要舍弃，有所舍才有所得，为了发展的需要而舍弃，这也是一种明智。该拆除就拆除吧，就让这老铁路大桥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，就像普通人的一生，终究还是有消失的那一天。

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江上新桥代旧桥。和诨号、复兴号列车在新桥上奔驰，非常令人振奋。我“咔嚓咔嚓”地不停拍摄，把老桥、新桥和奔驰的列车都装入镜头里，存入相机中。让老桥成为记忆，让新桥承载未来。看列车在新桥上飞奔，走向远方，走向未来。

永林明霞 ——我所知道的父母爱情

□周勇

早就想写写“永林明霞”，写写我的爸爸妈妈。

进入5月，总感觉有些异样。先以为是天气开启了“过山车”，二四八月乱穿衣嘛。后有一天，父母进入了我的梦境，面带微笑。方才惊醒，今年闰二月，5月1日是农历三月十二，那是父亲的生日。而5月25日，则是母亲的忌日。我又生在5月。真个是天人感应，心有灵犀。原来，我理想爸爸妈妈了。

爸爸妈妈是1950年在解放碑下认识的。那一年爸爸30岁。当时的重庆经济残破，匪特破坏严重。到1950年2月，市政府各部门才进入正常运转。军管会一方面肃清匪特，镇压反革命；另一方面大力稳定市场秩序，整顿财政金融，全力保障人民生活。3月，父亲就被派去筹建重庆市第一家国营零售公司，担任经理。公司主要经营大米、食盐和植物油等零售业务，这都是人民日常生活最必需的物品，自然责任重大。

那年，妈妈22岁，刚从重庆重华学院会计系毕业，于1950年5月来到重庆零售公司，在计划科做统计工作。她的任务是每天负责把整理好的各种报表、统计资料送到经理室，请当经理的爸爸审阅。

爸爸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、新重庆的建设之中。因为是党组织派来的干部，所以大家亲切地称他“永林同志”。妈妈也这么叫他，一叫就是70多年。

妈妈晚年曾对我讲过他们当年相识相爱的经过。她说，尽管爸爸在商场，但能洁身自好，他不跳舞、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打麻将，作风正派，衣服干干净净，对人也非常友善。

于是他们就相识，进而相爱了。1950年下半年，爸爸又被派去筹建国营重庆信托公司，业务范围很大，并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责。这样他的任务就更重了。

爸爸妈妈是1951年初结婚的。婚后，爸爸担起了持家的担子，对妈妈和我们姐弟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，家庭生活十分幸福。

1956年，爸爸的党籍得以恢复，公开了党员身份。这以后他才把参加革命的情况告诉了妈妈。

爸爸1936年读中学时就参加了革命，后来成为共产党员，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在重庆做党的地下工作。他的直接领导叫李文祥，是中共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。1948年4月，因刘国定出卖，李文祥被捕，后来李也叛变了，出卖了16位同志，其中就包括我的爸爸周永林。他因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，被迫脱党。

妈妈告诉我，他们结婚后住在会仙桥附近的大华宿舍。有一天晚上出去散步，走到解放碑旁大众糖果店门前，看到墙壁上贴着枪毙李文祥的布告，那上面写着他出卖的共产党员的名单，里面就有“周永林”。这让妈妈对爸爸更多了一份尊敬。

在初识爸爸的岁月里，妈妈心中有些疑问——新中国成立前爸爸为什么没有结婚？因为在那个年代，30岁已经是“大大龄”青年了。爸爸曾在一家大型的私营公司工作，做过黄金美钞生意，对经济工作相当熟悉。按照现在的说法，他算得上“钻石王老五”。妈妈曾问过爸爸。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爸爸并没有正面回答。直到他的党籍恢复后，才向妈妈和盘托出。

那时，经党组织同意，爸爸到私营“均益”公司工作，公司主要经营银行、饭店、房地产及各种贸易业务，生意很大。父亲在其中担

任高级经理职务，自然需要以西装革履、狐皮长袍、团花马褂、金丝眼镜和精心修剪的发型来加以掩护。

党组织给爸爸的任务是利用其职业优势，搜集重庆政治、经济情报，稳住资本家不要外逃，资金不要抽逃，留下来建设新中国、新重庆。工作的原则就是“隐蔽精干”“三勤”(勤学、勤业、勤交友)、“三化”(职业化、社会化、合法化)。

爸爸便以均益公司业务为起点，学习商业、金融、房地产等学科知识，钻研经营之道。不长时间他就熟悉了公司的业务，成为行家里手，还把公司搞成了党内同志落脚生活的地方。他在商场上赚了不少钱，经济上比较宽裕。这让有些同志误以为抗战胜利后爸爸成天与资本家混在一起，去发“国难财”了。殊不知，他是一心一意地为工作提供资金，为党的活动创造条件。而这些“误解”在客观上对他为党工作起到了掩护作用。

他坦然地告诉妈妈，这是他当年被迫作出的一个人生决策。那时的爸爸，职位高，钱不少，人年轻，长得帅，因此仰慕、追求他的女同学、女朋友不少。之所以不谈婚嫁，完全是因为他所从事的隐蔽斗争十分残酷，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，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见到新中国。因此，他总是避免触碰“爱情”这根神经——他不甘心因为自己的牺牲而给“她和孩子”带来不幸，留下难以弥补的巨大伤害。因此，直到重庆解放了，周永林一遇到刘明霞，便擦出了爱情的火花，相爱结婚。

直到妈妈去世前不久，她才给我说到这些事情。妈妈非常感慨，说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，有党性也有人性。正因如此，爸爸和妈妈对他们的爱情极为珍惜，从来没有吵架，家庭生活幸福美满。

到了晚年，父母的爱情面临了一次生死考验。

1992年夏天，爸爸在修订增编《重庆谈判纪实》期间失眠，吃了不少药都无效。1993年出书后，更加严重。历经折腾才查出是普遍性脑萎缩、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塞。他辗转于几所医院治疗，疗效甚差，以至于逐渐形成了抑郁症。那真是病重如山，形容枯槁。

妈妈丝毫不敢大意，每天与爸爸寸步不离，随着爸爸八方求医，用她曾学过的中药知识，每天为爸爸煎熬中药，时间长达20多年。有相当一段时间，爸爸晚上难以入睡，80多岁的妈妈就陪着90岁的爸爸竟夜交谈。这在常人恐怕是难以想象的。

或许正是这爱情的力量，让病重的爸爸逐渐恢复了生机，进而恢复了写作的勇气，创造了医学的奇迹，也创造了人生的奇迹。他生活大体自理，工作基本坚持，直到96岁高龄还能自己动手从事他心心念念钟爱的文史事业。

我们儿女，最为有幸的是见证了这感天动地的父母爱情。

同时，我们还见证了什么是同生共死的父母之爱。

爸爸是96岁高龄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，在家里无疾而终的，妈妈走得很突然。那天，我接到姐姐的电话，立即赶了过去。她几乎是和爸爸走的时间、方式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预兆地离开了我们。那种灾难突降、撕心裂肺的痛难以言表。但许多老人说，他们这种断然离世的方式，其实是对我们儿女最大的爱。

爸爸妈妈走了，我们长大了。

我常常想，爸爸的名字中有“永林”，妈妈则有“明霞”。“永林”是永远屹立、顶天立地的大树，“明霞”是明亮温暖、光彩可人的霞光。

这“永林明霞”就是永远指引我们前进、成长的那棵大树和那束光啊!



韶华幸然(纸本设色) 陈茂华